

# 第一编 人类行动的现象学

## 第一章 生命

人（婴儿、儿童、成人、女人、老人）是一种极具活力的存在物。虽然这种特定的活力无所不在——存在于天空、泥土 和我们的星球上（不仅存在于动物和植物界，也存在于矿物界中）——我们还是有必要指出，人被赋予的活力是一种最高的活力，这种活力无限优越于世界上其他存在物所具有的活力。

人的活力具有多面性：生物学方面的、感情方面的、逻辑方面的、技术方面的、文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宗教方面的 等等。

探索人是谁，进入人类的神秘而深奥的存在的的方式只有一种，这种方式就是对人的活力、人的行动进行探究。从人的行动中，从人的诸种行动的性质和层次中，我们就可以再次追溯到人类据以所出的那个存在者 可以推断出人的存在的伟大、品质、级别、高贵和可能性。

在人类行动的所有形式中，最基本的和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复杂和最具内涵的，就是生命。对于人的存在来说，生命是本质性的：它是一种在非危机状态时不能被中止的行动——事实上 是一

种只有在人的存在被毁灭时才能中止的活动。

和其他的人类活动相比，生命具有首要的、原始的、基础的特征，所以我们对人类行动进行的探究是从对生命现象进行考察开始的。

对生命现象进行探究对人类来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人的问题的答案全依赖于人自己的世界观——他自己对于世界的印象。他自己站在哲学、伦理、宗教、政治、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式。实际上，以机械论的方式（作为偶然或必然的一种结果）或者以活力论的方式（作为一种来源于精神世界的原初形式）思考生命，都意味着根据直接对应的伦理和宗教规则赋予个体以存在。因此，我们很难以一种冷静的、客观的、毫无激情的方式对生命进行探究。这种游戏的赌注实在太大了。

## 一、活力论或机械论

生命是什么？

这个疑问一直在困扰着人类，但是至今尚还没有明确无疑的回答。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学者被划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认为生命绝对是一种原创的现象，不可简化为物质，这一派被称为活力论派；另一派认为生命是一种衍生的现象，物质就是生命现象出现的充足理由，这一派被称为机械论派。

### （一）活力论

在整个古代和中世纪、以及现代部分时期，哲学家和科学家一般都倾向于将生命看成一种非凡的、原初的现象，不能归为物质：太一、奴斯、逻各斯、天主、天使的智慧、精神等概念具有这种观点的痕迹。一些学者（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是一种原初的现象，

是事物<sup>①</sup>基本的和永恒的形式之一，这种基本的形式通常被称为“生命的原则”。巴特兹（Barthez），18 世纪当时机械论已在欧洲开始流行）活力论最强有力的辩护者之一认为，人的首要原则“是产生人体生命现象的根据。把这种根据叫做什么绝对是无关紧要的，这依赖于人们的喜好。至于我，我宁愿将之称作‘变化多端的脸’（impetum faciens 希腊语 to enormon）希波克拉底使用过这一词汇”。<sup>②</sup>

活力论者用以支撑其论点的主要理由如下：

——生命有机体和机器的不可通约性——我们可以在生命有机体中发现自我建设、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和自我修护的现象，而机器却完全不存在这些现象。“机器的建造是来源于外部的，可以想见机械师的精巧；机器的保护需要机械师持续不断地监视和警惕，复杂的机器会由于缺少人们的关注和监视而被完全损坏，这是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在调节和维护方面，机器同样也需要人类行动的定期介入。毫无疑问，的确存在着能够自我调节的设施，但是我们这里谈的是另外一种由人制造的机器。有伺服系统的有机体或自动电子设备的建造在不改变机器的官能的情况下改变了人对机器的和谐关系。”<sup>③</sup>

——生命有机体和机器具有不同的行为——只有在理想的、万物俱备的条件下，甚至在完美的状态下，机器才能运转。相反，生命有机体却具有无限的自我调节能力。“机器是通过计算制造出来的，检验着计算的准则：同一性、持续性、预见性的理性准则，而生命有机体是依据一定的经验来行动的。就对环境的利用和改

① “事物”一词也许听上去极不恰当。“客体”和“存在”能够代替“事物”，虽然这两个词在作者的原文中都用其他的词语来表达。

② 巴特兹（P. J. Barthez）：《人的科学的新要素》巴黎，1778 年版。

③ 康吉翰姆（G. Canguilhem）：《生命的知识》Nrin，巴黎，1969 年版 第 116 页。

造而言 生命是经验性的 这是在全部语词意义上的一种尝试。’<sup>①</sup>

——机器是人的发明物，而生命却不是——人对生命有机体进行模仿而发明了机器，但是人未能成功地使机器获得如同生命一般的完美性。因此，从历史的和本体论的视角来看，机器的出现晚于生命有机体的出现，生命首先出现，而后才出现了机器。所以 生命既不源于机器 也不归于机器。另一方面“如果人只是机器，和机器具有相同的性质，那么为什么一部分人又强烈地将动物归为机器呢？”<sup>②</sup>

——活力论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生物学、活力论方面的持续不断的探索——包含最新、最伟大的探索——不仅没有使他们消失，反而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实证主义似乎永远地清算了活力论的根据，在它取得胜利后，活力论反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要归功于柏格森、狄尔泰、詹姆士、舍勒和海德格尔。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波兰尼、赛维尔 (Servier)、康吉翰姆 (Canguilhem)、鲁克斯 (Roux)、赛蒙蒂 (Sermonti) 和其他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使活力论在新实证主义 (曾试图再次清除活力论) 遭受失败后赢得了新的声望。

## (二) 机械论

最初于 17 世纪形成，数学家和科学家取得的辉煌成就首先使一些哲学家 (笛卡尔和伽桑狄) 而后又使许多科学家放弃活力论，转而支持机械论。这种观点一般将经典力学或物理学模型应用于生物学，用一种机械论的方式来解释生命。对伽利略力学的狂热造就了“医学机械学家”潮流的出现：他们曾探索将生命有机体当

康吉翰姆：《生命的知识》第 118 页。

康吉翰姆：《生命的知识》第 87 页。

作个体看待，在他们眼中，生命和机器具有相似性。“医学机械学家”因而被称为最初的“机械论者”这一名称对于他们来说最当之无愧。伽利略的一名叫做波雷利（John Alphonso Borelli）的学生，被牛顿认为是万有引力理论的先驱之一，并因此而著称，波雷利就认为动物的躯体就是一架具有杠杆（骨）、泵（心脏）、风箱（肺）等部件的设计精良的机器。

对于生命体和机器的类比，尤其是和时钟的类比，也曾经为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提出，这一理论直到当今仍具有相当大的市场。然而，更新颖和更具独创性的机械主义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被提出。在今天，最为流行的机械主义理论当属分子生物学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生命是一定形态的分子的一种尤为特殊的复杂排列。

机械论者提出的用以支持其论点的理由如下：

——活力论者并没有能够支持其论点的证据，他们有的只是迷信和偏见——就像英国人幻想他们的城堡里遍布着看不见的灵魂一样，活力论者认为生命体是一些灵魂的栖息之地。活力论者认为存在着一种隐蔽而神秘的力量，而它们却不能为科学手段所证实。“确定的知识是活力论的敌人。”<sup>①</sup>

——活力论是神人同形同性论的牺牲品——“活力论干扰了我们对生命的研究，因为我们是活生生的存在者，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作为客体而参与到研究活动中。哥白尼革命开始清除神人同形同性论对天国的研究，活力论的解体也是哥白尼革命的延续，因此，自从对物理世界的研究被取消后，那种类型的神人同形同性论逐渐地认为我们生存的世界是被赋予特权的，现在，我们谈到要抛弃那种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拥有特殊权利的观点。确定地说，我

克里克（F. Crick）：《分子和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西雅图，1966年版 第 9 页。

们谈的就是要证实和采用一种总是更为高明的方式，这种方式秉持与自然无关的伟大原则。<sup>①</sup>

——活力论是为特定的宗教概念和政治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借口——活力论构成了资产阶级世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支持和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分别列举了两派对立的理论各自的论据，活力论和机械论之间的争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争论，而是通向现实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之间的争论，即科学—实证主义和哲学—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前者与自然科学的规则密切相关，一事物只有在能够接受实验检验和客观决定时（因此，只有当它具有物理性、物质性、可感知性和有质量时）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这种观点符合人们具有的充分而全面理解事物的要求，当事物不符合这一要求时，就有理由拒绝承认其客观真实性。与之相反，后者并没有诸如此类的假定——事实上，它拒绝将一些规则加诸到事物上，它希望保持一种绝对开放的状态 愿意面对、接受、承认事物的本来面目 即使事物是模糊的、神秘的、不可感知的和‘不可验证的’。

最重要的是，活力论和机械论首先是两种不同的方法，是看待事物的两种不同方法，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互相对立、不可调和，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一个学者有可能既是机械论者（当他运用科学的方法时），又是活力论者（当他采用哲学方法对生命现象进行更为彻底、更令人满意的研究时）。

如果机械论者采用的据以反对活力论者的论据不具充分性，

英索勒拉（D. Insolera）：《克里克简介》 Uomini molecule, Zanichelli 博洛尼亚（Bologna），1970年版，第44页，《分子与人》的意大利文版。

活力论者认为自己与机械论者之间的争锋仍然具有现实性。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第一条论据——认为活力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假设——不能成立。事实上，那种认为在有生命的存在物中具有使之能够生存的独特属性的观点不完全是一种迷信，也不完全是一种武断的幻想，而是一种相当明确的事实。当某种东西（所谓的灵魂、精神等）消亡时，生命有机体的整座大厦也随之倒塌，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当城堡开始摇晃或倒塌时，英国人创造了灵魂。物活论者的做法则相反 他们承认“灵魂”的存在 是因为当灵魂消亡时 生命的城堡也将瓦解。

第二条论据——认为活力论是人类中心论的结果，注定要与自我中心主义殊途同归——更不具充分性。活力论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人类的特权，而是真理的问题。当地心论（其中也包含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被证实为是一个错误后，它被日心说所取代，我们才知道太阳并没有围绕地球旋转，而是地球在围绕着太阳旋转。与之类似的是，只有当生命起源于物质、生命有机体从属于物质世界的事实，而不是与之相反的事实被证实后，活力论也不得不被机械论取代。但是，每个人都知道恰恰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条论据是不可能的、荒谬的。

至于第三条论据，则可以很好地转以反驳机械论：如果意识形态结构总是能够为确定的政治制度辩护，那么机械论也同样如此。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而认可机械论，他们以充分的方式论证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者相比，他们具有更强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在马克斯·舍勒精确描绘的资产阶级世界中，这条论据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舍勒写到：“新的生物学机械论的最深刻的根基陷进实用主义的道德中；达尔文关于生存的‘适应性’和‘有用性’（它认为器官是一种有用的工具）的理论 和它的认

为有机生命的轮廓是不充分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假设，以及其他同类理论，基本上只是一个认为有机界具有确定的价值和先人之见的假说。关于生长和发育的一切有机过程在个体和普遍进化领域内，不具有首要原因的肯定性力量，而只是保存偶然有用性的过程的附带现象。伴随着通过选择实现的完全的否定性的淘汰活动：这是有机自然 *organic nature* 这个基本概念的理论结果 这一概念得自达尔文，既不是他完美的观察的结果，也不是他论证的结果，而暗含着一种先验性。在这种新型的人的身上，工作的意志构成了最初的动力，通过最初的推动，世界连同生命被视为按照完全的机械论方式运行，世界构成了在它之前的作为条件的它自身。这种新型的人类受趋向于死亡而不是人的繁荣的本能的指引，选择了那些死去的和可计算的，因此不甚可怕的人，而不是选择了那些活着的和不可估量的人，就像奥尔巴赫（*Auerbach*）安全地界定生命那样，这因此是一种趋向于‘不必然（*improbable*）’的张力不仅对胆识和勇气，权力和征服意志，甚至对牺牲，即对于善和慷慨而毫无偏私的爱表示怀疑；在所有这些之后，如果不按照斯宾塞的定义，这种新型的人类如何具有生命？按照机械论的原理，这是一个特别复杂和可计算的适应性和有限的案例吗？”<sup>①</sup>（舍勒这段引用的翻译值得商榷）

对于生命的科学探索方式和哲学思考方式这两种手段具有互补性和包容性，后者希望对相同的生命现象进行一种更为深刻的探索，哲学家为了揭示生命的本质和确定生命对于活着的人的意义，首先必须乐于广泛获取关于生命现象的科学知识，因为我们对生命现象的哲学思考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舍勒：《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意大利文版 *Fabbri* 米兰，1970年版 第 127 ~ 128 页。

## 二、关于生命的科学知识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生命是物质的一种独特的排列组合。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证实，生命物质区别于非生命物质之处在于前者的分子排列方式较后者复杂得多：非生命物质（无机物）由极其简单的分子构成。例如，水的分子仅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组成。相反，生命物质（有机物）是由复杂的分子极其有序地排列起来的。

生命物质中 99% 的分子是由碳、氢、氧和氮四种基本的元素构成的，糖、脂肪、蛋白质和核酸等有机复合物体现了上述四种元素的不同排列的结果，每一种复合物都在循环中保持着和谐的平衡，都具有特定的作用。糖和脂肪是细胞能量的主要来源。有机物的分子由于一种特殊的蛋白质——酶的刺激和引导而发生聚合。我们谈论的非常复杂的化学分子是由单个的细胞根据物质合成和分解的需要生成的。酶可以被视为一座真实而独特的化学实验室，其中具有特定的物质，这些物质按照特定的程序被制造出来，它的行动力是巨大的。例如，仅仅一个特定的脂肪酶（lipate）分子（或者分解脂肪的酶）就可以在零度的条件下，在一分钟之内制造出五百万个脂肪分子。

核酸具有保存和传递遗传密码的功能，执行这项功能的核酸叫做 DNA（脱氧核糖核酸）。在一切生命体的所有细胞中 DNA 分子排列的长度不同。例如，老鼠的每个细胞中的 DNA 分子都排列起来有 70 厘米长，而人类每个细胞中的 DNA 分子都排列起来足有 2 米长，如果我们把人体内所有细胞的 DNA 分子都排列起来，其总长度大约等于太阳系的直径。所以，DNA 分子具有记录许多功能的能力。例如“我们需要 500 本各不相同的大型书籍才能记

录一个精子细胞内的所有 DNA 分子。”<sup>①</sup>

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所包容的无限量的信息存在于染色体中。染色体是一条由基因连接而成的链条，基因的功能相当于个体或物种遗传特征的存放处。因此，DNA 和基因标明了生物的不同物种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存在的稳定的界限。例如，青蛙的 DNA 所包含的基因信息比蚯蚓的 DNA 所包含的基因信息更为丰富。由于青蛙的细胞所包含的始终是青蛙的 DNA 而不是蚯蚓的 DNA，所以处于卵、胚胎和任何成长阶段的青蛙总是要比同阶段的蚯蚓复杂得多。

细胞是生命有机体的最小单位。过去几年的研究已经证实细胞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有序的小世界，其复杂性和有序性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生物学家的设想。显微镜下呈现出细胞的原子核和染色体结构，而更为微小的结构如核糖体、DNA 等可以在电子显微镜下为我们观察到。

但是，在最近几年内，细胞核生物学取得的巨大进展不仅体现在关于细胞的确定性知识上，还体现在这部分知识的局部性重建工作中。我们经常可以在期刊或评论中读到这样的文章，也在谈论人最终能够参与到生命的创造过程中。在最近的研究中，位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内的一所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合成人造基因和溶酶体 (lysosome)。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的细胞中具有 46 条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中至少存在着 15 万个基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远未完成。而且，人类细胞中的基因物质的数目大约为 300 万（即使有些基因物质不发挥作用），而美国学者合成的基因只包含 77 种核苷。尽管如此，我们取得的研究成果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纽约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大学的

研究人员也进行了另一项重要探索，他们在实验室中制造了一种酶——核苷酸酶，这种物质在核糖核酸的分裂中必不可少，我们都知道，细胞的自我复制过程离不开基因密码的传递，而核糖核酸正是携带着遗传密码的一种化学分子。“核糖核酸”具有螺旋链构造，由 124 个氨基酸组成，氨基酸是人类目前所知的最小的一种酶。最大的核糖核酸链有 1 万个连接点。

显而易见，这些基本的科学探索并不能得出我们可以通过合成手段来达到创造生命。“我们清楚地了解到，细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对象，对于我们来说，凭空合成细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创造生命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另一方面，当我们对机械装置的任一部分进行研究，知道它是如何制造、如何运转和工作之后，利用简单的化学物质来合成细胞和生命，从理论上说，也不是一件难事。”<sup>①</sup>

分子生物学在生命物质方面所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一点足以解释生命是什么吗？当然不能。因为生命现象是在物质世界中实现的，所以科学只是成功地稳定了必备的物质条件（一定条件）。但是，生命是一件与科学完全不同的事件。这就相当于把《神曲》简单地视为由三部圣歌组成（每部圣歌由 33 首歌曲组成，确切地说，《地狱篇》有 34 首歌曲）每首歌曲由 40 套三联音符组成，每个三行的三联音符由 12 个音节组成。即使科学已经证实生命具有极其复杂的分子结构形式，也不能将生命完全还原为这种形式。

科学既不知道也不能知道生命是什么，在今天，这一事实已被相同的科学家所承认，在这些科学家中，我们以约瑟夫·赛蒙蒂这位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科学家为例，他说：“把生命定义为 DNA——

克里克：《分子和人》第 56-57 页。

蛋白质复合物一定不能使我们接受还原主义的诱导。生命的性质、作用和形式绝不能由生命的基本结构、从对生命的定义中推导出来。相似的还原主义的尝试事实上并没有取得非常成功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奇怪的是，恰恰是这种分子结构给生物学带来最突出的成就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危机。许多生物学家已经忘记了动物学、植物学、基因学和生理学，认为 DNA 足以解释一切，有机体的一切行动都是由 DNA 所指导的，了解了病毒就等于了解了整个生物学，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他们已经忘记了生命体存在于现实中，而不仅仅是模型。DNA 既不能解释生物之间的个体差别，也不能解释生物的多样化，以及生物智力发展过程。当今的生物学只局限于详细论证基本的、不变的主题，忽视甚至轻视了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在对分子结构进行解释之后，现在的生物学非常有必要重新发现、更新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形式，这就要求重新在实验室和自然之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系，不能因一般而轻视个别，不能因抽象而轻视具体；但是，正如在音乐的世界中那样，由于多样化的表现方式，变化就成了生物有机体的基本形态。我们必须从这些生物中重新学会欣赏由不同的乐器演奏出的各种各样的和谐的音乐。<sup>①</sup>

所以，为了求解生命的本质，我们需要对生命现象进行哲学追问。

### 三、对生命现象的哲学探索

从哲学的角度看，生命是什么？

关于生命的这种追问所展现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壮丽性要逊

① 约瑟夫·赛蒙蒂：《科学的灵魂》，Dino，罗马，1982年版 第 152 ~ 153 页。

于最简单的生物所展示出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壮丽性（非常有必要指出这一点）。事实上，只需对一朵花或一个微生物加以注视就足以将这些生物的生命现象同非生物的非生命现象区别开来。一朵花或一个微生物就是生命现象的最好的例证，对这些生物进行精细研究就能收集到关于生命本质的充足的信息。

我们对生命现象的揭示从对非生物与生物的比较开始，下面以一块大理石和一条狗的比较为例。

大理石块是不能活动的、固定的、没有反应、没有变化的。如果不在外力的作用下不能变大或消失、不能发生碎裂。相反，狗能活动，能消化和吸收食物，能够发育和繁殖后代，能够对光和声音作出反应，和其他动物接触，能够咆哮、发怒和咬人，能够生病、死亡……这种现象学上的划分和归类表明生物和非生物在性质上具有本质差别，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关于生命现象的一些思想。

生命具有如下特征：

——具有成长的能力，能够使用周围环境中的物质，并根据有机物质的结构对它进行重新组织；

——兴奋性，或者叫做对外界刺激进行反应的能力；

——根据个体物种复制、繁殖自身的能力。<sup>①</sup>

成长、繁殖和兴奋性是生命运动的形式，哲学家大都据此将生命定义为一个运动的物种。拉什说：“生命的本质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持续性活动”<sup>②</sup>。阿西莫夫认为生命在于“释放一种能量的能力”他说：“即使植物界也在不断地释放一系列能量——花朵含苞开放，蓓蕾向光伸展，根伸向泥土。石头、没有生命的物体甚至不能释放出最简单的生命形式所需要的能量。这至少使我们获得一

参阅克里克：《分子和人》，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西雅图，1966年版第64页。拉什（J. H. Rush）：《生命的起源》，Payot 巴黎，1959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拉什：《生命的起源》第16页。

些经验 我们可以假定‘生命’和‘非生命’的区别在于释放这种能量的能力。由此，我们可以将死亡定义为这种能力的失去。”<sup>①</sup>

托马斯认为“生命这个名称被赋予一种物质，这种物质能够自我运动 自己能够自然地进行各种活动。”<sup>②</sup> 尼采认为生命是一种“上升”是“不间断的生成”。柏格森认为生命是“特别的冲动”他将之称为“生命的冲动”。

然而，可以表征生命的运动不仅仅是任意的运动，它具有确定的属性。就其起源来说，生命的运动是自发的——也就是说 它不源于外部，而是源于内部。但是，它也不是完全自发的：从诸种观点来看，生命活动不是一个绝对的开端，相反，它依赖于许多外部的因素、条件和原因。然而，在生物死亡的情况下，这些外部原因却不能导致行动的发生。

归根结底，生命运动是内在的。通过与发生在承受者而非施动者上的及物性的动作相比，这一点尤为突出。在内在的行动中，施动者按照自己的原则来行动——它是自己行动的终点。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内在性不是绝对的。只要出现了变化、运动，我们就会发现一条与我们对立的形而上学基本原则：一切被动者均受到第三者推动。但是在谈到生物时，我们又如何能捍卫这个原则呢？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法如下：生命体的一部分驱动着另一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多种器官的有组织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们以总体的方式，总是将之视为一部分和同样的存在物，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活动和运动就限制在主体之内。

因此，生命本质上是一种运动。但是如果这种运动被认为源于内部，而非外部，我们能够容易地理解在不承认这个内在原则存

阿西莫夫：《生命与能量》，Zanichelli 博洛尼亚 1970 年版 第 4 页。

②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 1 集 第 18 题 第 2 条。

在的条件下，这种运动是不可以说明的，因为这种内在的力量是运动的源泉。最初的哲学家和普通人就已经把这种内在原则称为灵魂（soul）。

托马斯说（就这点而言，他所做的只是重复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希腊哲学家和基督徒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显然并非每一生命行动的原则都是灵魂。如果这样那么眼睛也是灵魂，因为它是视觉的原则。就灵魂的其他器官而言，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但是我们所谓的灵魂是生命的首要原则。现在，尽管肉体可以成为生命的原则，例如心脏对于动物来说就是生命的原则，然而任何物质都不能成为生命的首要原则。因为生命的首要原则，或者说具有生命，不从属于如此的肉体；如果事实真的这样，任何的肉体都会具有生命，或者成为生命的原则，肉体就可以承付生命，甚至担当生命的原则。既然它实际上是肉体，它要归功于它的行动的某些原则。所以，灵魂是生命的首要原则，灵魂不是肉体而是肉体的行动。<sup>①</sup>

因此，灵魂是生命运动的最终原则。同样，考虑到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生命运动的深刻的差异性，似乎有理由区分灵魂的三种主要类型：感性的、植物的和理智的，哲学家对此也做了更详细的划分。我们可以在托马斯那里发现这种划分。他说对于灵魂的三分法的理由“在于可以根据灵魂运作超越物质运作的不同方式对灵魂进行划分这个事实，实际上，肉体要比灵魂卑贱，它只是灵魂的手段或工具。所以，灵魂的运作要超越于物质现实的运作，以至于灵魂没有一点借助物质器官来表现自身的需要。这就是理性灵魂的运作。灵魂的第二种运作方式要劣于前述的第一种，它虽然不需要通过有形的现实表明自身，但需要借助物质器官来表现自

身，这就是感性灵魂的运作……最低级的灵魂运作方式通过有形的器官和一定的物质条件来发生。即使这种最低级的灵魂也能够超越于物质现实，因为肉体的运动源于一种外部的运动，这对所有灵魂的运作而言都是普遍的事实；也因为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都按照某种方式运动。这就是植物灵魂的运作方式。<sup>①</sup>

#### 四、生命的起源

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对它进行科学论述与哲学论述方面的划分，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颠覆这两种论述方式的次序，从哲学论述方式，而非科学论述方式开始我们的探索。

从哲学的角度上讲，生命起源的问题不是一个具有极大难度的问题。

我们已经证实，灵魂是生命的首要原则。现在，即使我们不对这个原则的最终性质和它的起源进行探究，一个事实也很明显：生命的源泉不是位于低端的物质，因为如果真的如此，生命就不包含它自身。只有物质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被赋予灵魂。所以，有必要承认必须通过理智存在物的行动在上部寻找灵魂之源。近来的研究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人类成功地合成了生命物质，说明灵魂源于理智存在物的活动：事实上，人就是一种理智存在物。

这种理智存在物赋予生命起源的形式（无论通过直接还是间接的创造，无论通过有计划的介入性进化，还是通过自发产生的进化）仍然是一个有着诸多争议的问题，尚未得出关于它的最终定论。

当我们进入科学领域，事物明显地会使自己复杂化。在当今，

生命起源的问题比以往更具开放性，而且似乎并不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克里克告诉我们，真正的困难在于这样的事实：“实验证据显示发生在很久以前的事情到现在早已了无踪迹。生物体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它现在的样子，而它的发展历史早已冻结。从科学上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将来出现的理论要比现在的事实多得多，理论之间的争论不可避免。我可以预见，这一问题几乎将会完全成为一个神学问题，而不是按照一种科学的方式取得进展。将会出现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理论，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将获得全力支持，但是又缺乏足够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在其中做出选择。为了不致于使这一问题陷于无望的、缺乏证据的泥沼之中，这一领域的科学家在提出理论时将会出具一定的限制因素，他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寻找新的证据。”<sup>①</sup>

在生命起源的问题上，科学家（不仅是科学家）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能划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1) 天主直接创造论；(2) 按照天主计划进行的进化论；(3) 自发生成论；(4) 纯粹偶然的生成论或进化论。

第一种理论是一种典型的神话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为过去的许多科学家所支持（包括达尔文，他认为四种或五种生命原型是天主直接创造的），也为一些当代的科学家所重申，赛维尔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第二种理论在现代历史的初始时期被引入。谁也没有料想到，这一理论刚一出现就征服了整个科学界，笛卡尔和牛顿这样的思想家也信奉这一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可以从无生命物质向生命物质的自发转化中追溯生命之源。当这一理论被提出时，神学家没有对它进行根本性的否定，他们的意见以耶稣会神父约翰·坦

克里克：《分子和人》，第 70 页。